

刘魁立 主编

中国民间文化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

郎 樱 著



1141874

中国民间文化丛书

刘魁立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

郎 樱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新)浙广字第 6 号

责任编辑 陈海红

中国民间文化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
郎 樱 著

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插页 7 字数 117500

1990 年 8 月第一版

1995 年 3 月第 2 版 199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SBN 7-5338-2175-0/G · 2039 定 价:8.65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作者简介

郎 樱 女。1941 年生。1965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专攻突厥语民族文学。主要著作有《〈玛纳斯〉论析》、《柯尔克孜民间文学概览》（合著）、《〈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合编）等，发表论文 30 余篇。



英雄玛纳斯

油画 吴立中 画



199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左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左一）及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右一）与《玛纳斯》著名演唱歌手居素甫·玛玛依（右二）亲切叙谈。



1994年4月，《玛纳斯》汉译本出版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这是《玛纳斯》演唱歌手居素甫·玛玛依、萨特瓦特地与从事《玛纳斯》翻译、研究的部分人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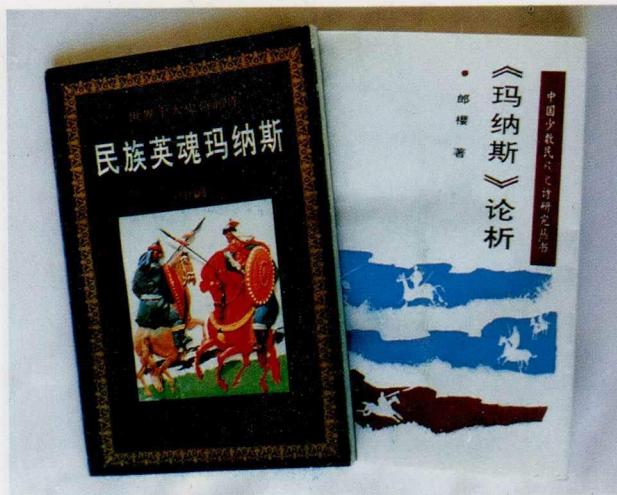
本书作者郎樱与《玛纳斯》演唱歌手居素甫·玛玛依



郎樱与柯尔克孜族少女和歌手合影



《玛纳斯》柯尔克孜文本（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有关《玛纳斯》的普及读物及研究论著

序

刘魁立

人生活于文化之中，正像人离不开空气一样。《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论汉语“文化”一词是否由此而来，这段话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向来对文化的重要性有十分清楚和极其深刻的理解。文化确乎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根本标志。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文化”这个词儿好像很浅白，好像没有什么难以把握、需要说明的内涵，它的所指似乎也清清楚楚，然而细究起来却不然。人人都在用这个词儿，但同一个人使用它，在不同场合，涵义以及所指并不一样，至于人和人之间就更难一致了。围绕着文化，有许多问题，只有通过深入的讨论、研究，才能弄明白，而且不可能期望一朝一夕会彻底解决和全部解决。

我们日常讲“文化程度”、“某某人没有文化”、“文化学习”、“文化用品”等等，这里的“文化”显然都是指与“学校教育”、“文字工作能力”、“书本知识水平”有关的涵义而言的。此外，还有什么“文化人”、“文化宫”、“文化公园”、“文化景点”等等，这些词里的“文化”，意思虽与上面的范围相近，但却更加含糊了。

至于说在不同科学领域，“文化”一词作为专门的术语，也各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彼此间并不讲究协调一致。像什么原始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丁村文化、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两河流域文化、玛雅文化；舞蹈文化、音乐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各种说法，数不胜数。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各有自己的习惯用法和内涵界定，这里就不细说了。

即使在广义地泛指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而使用这一术语时，文化学界不同的专家给“文化”下的定义也是见仁见智，五花八门。有人统计，此类定义有 160 多种以上，真是让人莫衷一是。UNESCO——“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身为世界最大的文化组织，就没有给“文化”再下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说明它倾向于哪种诠释。尽管如此，却并不妨碍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学）在最近 100 多年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成为涉及范围最广泛、研究成果最多、讨论最热烈的一种所谓“显学”。

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艾德华·泰勒 1861 年在他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可能是较早的（如果不是最早的）一个，或许也是最著名的、被援引最多的一个。他说：“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

继泰勒之后，不同的学者从各自角度分头进发，努力不懈，在文化研究领域有了很多的开拓，获得了很丰硕的成果。但是从元科学的角度来看，它的进展却又是缓慢的，不及它的诸多分支学科来得成绩斐然。所以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内涵、所指，分歧甚多，而且还因为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令人满意的解决。

姑且从泰勒的定义出发，就有许多让人感到晦暗不明的地方。比如：文化是怎样创造的？文化的创造主体是谁？从文化形态的角度来看，有哪些形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什么关系？社会关系范围的文化同上述两种文化形式又是什么关系？被历史凝化了的精神文化和存在于人类行为当中的精神文化又是什么关系？文化当中物质创造、知识、能力、行为和行为规范同人类的内心世界、精神、情操是什么关系？个人和群体在文化创造以及文化享用过程中的关系是怎样的？文化的个体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是如何体现的？野蛮、愚昧、罪恶、陋习……是否包括在文化之内，和文化是什么关系？文化是怎样发展进步的？文化是怎样传播的（包括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传承）？新的文化同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关系如何？文化的地区性、民族性、全球性特征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文化方面有何特点？……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有许多许多。多少年来确也出版过不少著作，在不同的程度上讨论

过这些问题。近七八年来，国外的一些重要的，乃至并不重要的文化学著作在我国大量翻译出版，我国学者也有许多专著问世，有些文化学的根本问题得到了相当的阐释。但彼此间的差异也更复杂多样，而且有些著作更多带有哲学味道，使人感到过于抽象了。当年祖籍波兰的英国学者布·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有过一本《文化论》，经费孝通翻译，在我国出版。我殷切地期待着中国学者能够直接面对中国文化和文化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多写出几本有影响的、全面的、新的《中国文化论》贡献于世。

我觉得，在意见纷纭的情况下，暂且借用泰勒的定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还是可以的。但我以为有几点要特别加以说明，正像在前面罗列问题时所隐约涉及的那样。首先，文化的创造者是人民，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说并不是排斥个人在文化创造中的作用。杰出人物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但是个人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社会，离开了同样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将难以进行任何文化创造活动。那种横空出世、先知先觉、无所不能的“文化英雄”，只有在神话中才可能出现。其次，文化不仅包括物质、知识和能力的方面，行为规范和习俗方面，而且还包括精神世界和社会关系的方面，人类通过文化不仅认识和改造了世界，而且还不断地认识和改造社会和人的自身，不断地使社会更趋和谐和合理，使自己的思想、心灵更加美好。第三，文化的民族性特点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在谈论具体的文化话题的时候，差不多总是隐含地涉及着民族的文化。文化固然有其全人类的因素，否则在交流中便会遇到

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人类文化又往往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出现。建设民族文化，继承发展民族文化的精华，不仅可以维系民族团结，提高民族尊严，而且也会为整个人类社会作出卓越贡献。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极其丰富的内容，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优秀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传统，对于祖国的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里，结合这套丛书，还要说说文化的层次结构问题。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因地位之不同而划出“等次”，分属于不同的阶层、阶级。久而久之，文化的享用就有了区别。一些集团借助各种手段，独霸某些文化成果，不许社会共享。除去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等总体上属于阶级范围的原因之外，还有诸如职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一系列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从文化本身来说，久而久之，也就在性质、特点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分出粗精高下，出现了层次的不同。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是由于文化贡献的多寡、优劣所决定的；相反的，在文化创造中最有功绩的广大劳动人民，却无权享受自己创造的许多文化成果，正像不能住进他们自己修造的高楼广厦一样。

原始文化以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可以粗略地、也是相对地划分为两大分流，即所谓上层文化（或称高层文化、雅文化、精致文化……）和下层文化（或称基层文化、底层文化、低层文化、民间文化）。

以饮食为例。中国人素来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烹饪技术、饮食习惯。普通百姓人家，天天要吃饭；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自然要特别操办，比平日的吃糠咽菜或者

粗茶淡饭会丰盛些、精细些。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丰盛和精细到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用的诸如“孔府宴席”或“满汉全席”的程度。同样的，荣国府里的“茄鲞”（用一个具有民间文化意味的词儿，兴许就叫“糟茄丁儿”）也算不得是刘姥姥的“饮食文化”。

再以习俗为例。原来旧俗农历三月，民间为祓除不祥，来到水边，举行仪式，这种活动称作“曲水”。后来一些文人袭用这一习俗，列坐水滨，借清流以传盏，饮酒赋诗，彼此唱和，称为“曲水流觞”。“曲水”与“流觞”，二者旨意自然大相径庭。由于种种原因，“流觞”的历史并没有持续很久，就湮没无闻了。

无论在服饰、建筑、音乐、舞蹈等各个领域，要举出类似的实例都不是困难的事。但也不是文化的一切领域都可以便当地划分出这两大分流，因此我才在前面使用了“粗略地”、“相对地”两个词，来限定这种划分。比如说，知识、技术等等就很难作这样的划分。如果完全抛开文化的社会性特点，而机械地把文化一剖两半，一半划为上层，一半留给下层，那也会走向荒谬。

如果更精细地考察各国、各民族文化层次结构的情况，就还有很多可分析之处。比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就有相对说来十分丰厚的一个层次：市民文化，或者仿照郑振铎先生的关于俗文学的创制，称它为俗文化。这种中层社会文化，从大的范畴来说，与民间文化有更为亲近和密切的关系。两种或三种层次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这里就不细说了。

上层文化，由于受到特别的关心和重视，所以研究得十分深入和精密。关于民间文化的研究，则长期被漠视。因此人们对民间文化的了解便很不够。就比如在文学领域，对诗人、作家的研究已经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甚至针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都可以编出整本整本的辞书；而在这同时，许许多多流传于劳动人民中的重要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却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民间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化，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民间文化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文化，因为它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民间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而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上层文化往往是对民间文化选择、改制和精致化的结果。民间文化深深地根植于人民，根植于传统。它传播、演进和发展的方式，主要不是靠专门的（大多是文字的）学习和训练，而是依赖于口耳相传的自然因袭和传承。它确实是留给后世的一笔丰富的遗产。

关注文化研究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涉及文化学的这一类著作，几乎全都大量地谈论人民群众的文化和文学艺术创作。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不仅因为人民群众的经验、传统和创作成就是认识文化本质和基本特点的最好途径，而且更因为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民歌、民间绘画、民间音乐、民间工艺，以及涉及社会关系和精神世界的民间传统节日、风俗习惯、信仰、礼仪、制度，乃至生产活动、经验、技艺等等，构成了文化的极重要的、最具有历史性、稳固性、广泛性的基础部分。

这里还要特别地说一下，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中最富色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人类创造的一切艺术中，生命最活跃，涉及最广泛。它陪伴着每个民族和整个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也陪伴着每一个人走完整个生命的旅程。它在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里，发挥着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维系社会集体的功能，人民的群体意识通过它得到鲜明的体现。它以古朴纯真的艺术手段，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理想和追求。它的无数珍品，无愧是不可企及的美的典范。没有了它，我们将失去多少童真的回忆；没有了它，我们的爱祖国、爱家乡将会缺少多少实际可感的具体内容；没有了它，我们的欢乐、悲伤也将变得干枯而平淡；没有了它，我们将会失掉多少生活的甘美和幽默……

民间文化艺术特别能够体现社会的和谐一致，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作用。通过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可以增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对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民族心理，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民间文化艺术活动中，单纯的人个人享乐和个人满足的成分表现得比较弱，或者说，个人享受和个人满足的成分同教育的成分、道德培养的成分结合得更为密切，集体性特点和社会性特点表现得较为突出。此外，民间文化艺术对于传统持尊重态度，在这里传统和创新好像一对孪生姐妹，它们是统一的。

也许，在归纳文化层次和形态等方面多样性的时候，把文化分为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还有进一步科学化的必要，因为我们有时还无法严格地确定它们的界限，但是在具

体研究过程中，这种区分却有很大的便当。相对地说来，民间文化在生成和结构、稳定性和变异性、集体性和独创性、传承性和创新性、目的和功能，以及价值判断等方面，都有其不容忽视的鲜明特点。对于这些特点的认识，无疑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文化研究远远不是关于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的知识的简单总和，但是对于民间文化的深入了解，无疑会对现时已显出纯思辨趋向的文化研究提供最有力的援手。

尽管民间文化是这样地重要，这样地切近我们的生活，这样地具有深沉蕴含和无穷意趣，然而，我们的许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对于这种时刻都会接触到的文化和艺术却未必很了解，就好像一个人难以看见自己的耳朵一样。所以，我们约请有关专家编写了这套中国民间文化丛书，提供一面镜子，使广大读者能够了解民间文化的知识，认识民间文化的奥秘，鉴赏民间文化的美。

这套民间文化丛书的设计和关于民间文化问题的思考，最初是在 1983 年，距今已经十年有余了。当时浙江教育出版社欣然接受这一选题，使我们喜出望外，也十分感激。丛书各卷的作者都称得起是中国民间文化该领域、该课题的专家，我们在撰稿前后曾多次在一起，讨论方针、体例。之后我又分别同每位作者多次研究和修改各自书稿的提纲，还同绝大多数同志讨论过他们先期写出的部分章节。书稿完成之后在送出版社之前，我又认真地审读和推敲一遍。和各位专家在一起讨论学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真是一件十分愉快、深获教益的事。